

潮头品鉴 |

## 栀子花二三事

■(江苏)苏峰



有年夏天，我路过扬州住了一夜。城不大，建筑与其他城市也无甚区别，自然也找不到杜牧诗中“天下三分明月夜，二分无赖是扬州”的味道了。好在市区的树木多有了年岁，我去那日又飘着细雨，满街幽幽浓浓的绿，湿翠逼人，这城便颇有些古意了。

傍晚，撑着伞在一条老街闲逛，游人不少，巷角有三三两两妇人挎篮叫唤：“卖栀子花味。”只这一声轻唤，我念想的那份扬州城老韵致便袅袅鲜活了几分。

扬州人喜欢簪佩栀子花，应该是爱其香浓色白吧？记得扬州长大的朱自清先生文章里曾提过此花，就是近年来，我也从扬州报纸的副刊上读到过一篇文章，内容却不清楚了，但开头就说道有个老太太簪了朵自家院子里新摘的栀子花，心里便觉得这老扬州人真是懂生活情趣的。

我居住的小城，在扬州以北，离它也不过二百多公里，但一地一个风俗，栀子花虽不乏人种，然都盆栽于室或露天小院里，市民没有佩戴和携带香花的习惯，自然也没女子深巷叫卖，更不能头簪白花的，那是祭奠死者的意思不吉利。不唯是花，一切白色的饰品都绝不

得戴在头上，我初中时曾迷上一个白色珍珠发卡，自己买了戴回家，被父母好一顿严斥，立逼着扔掉了。

但中国女子自古就有簪佩鲜花的习惯，清代学者李渔也曾在他的《闲情偶寄》之“首饰”一章里详述过自己的看法：“簪珥之外，所当饰鬓者，莫妙于时花数朵，较之珠翠宝玉，非止雅俗判然，且亦生死迥别。”又说“时花之色，白为上……宜浅不宜深，欲形其发之黑也”。这也算解开了我关于扬州和其他一些城市里簪白色花的困惑吧。

我们常见的都是白色栀子花，据我国较早的园艺学专著《花镜》上说：“昔孟旭十月宴芳林园，赏红栀子花，清香如梅，今日罕见其种。”此书成于清康熙二十七年，作者陈谟子一生爱花，人称“花痴”。他那时就说红栀子花是稀罕物，现在应该更不得见了。

栀子花很肥厚，有肉感，其小梗和花片极柔韧，我偶尔摘一片花瓣，竟得用上生拉硬扯的力量，有点不好意思。那花枝亦软可弯曲，偏花香霸气，浓烈，倔强，倒像温和的家庭里生出了一个桀骜不驯的野丫头，香气吐得很张扬。也因其浓烈，在中国用香史上，文人雅

士不大喜欢，嫌其格调不高。

同样香气浓烈的茉莉花，在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中，其妻芸娘与他赏月饮酒，沈复觉得芸娘头上茉莉花香沁人心脾，连佛手都赶不上。没想到芸娘却说道：“佛手乃香中君子，只在有意无意间；茉莉是香中小人，故须借人之势，其香也如胁肩谄笑。”

可见花儿如人，不能尽得天下欢心。我也不大喜欢鲜栀子花浓烈的香气，有着咄咄逼人的气焰。但隔远了，微风轻送，偶或闻见，还是怡情的。

大约前年夏天吧，我在南京，路过一个小区，长长的铁栅栏上，参差披拂着七里香葳蕤碧绿的枝叶，有风过，送香气阵阵，瞬间提神醒脑。留心寻找，七里香外，却有一大丛雪白的栀子花，亭亭于炎炎夏日。

斯情斯景，倒应了古人对她少有的赞美：何如炎炎天，挺此冰雪姿。松柏有至性，岂必岁寒时。

我诧异于栀子花的死，觉得挺有个性，和其香之霸烈很相符。若在枝头自然枯萎，也无甚特别处，不过渐渐萎黄，香气渐失而已。若被摘了，则花瓣日趋坚硬，掷地整然有声，香气渐转馥郁含蓄，久久不去。

因爱它干花的气味，每年夏天惯常放几朵在衣橱里。也曾放在熟普和老茶头里，任她们在时光里慢慢融合，到冬日煮茶时，弃花不用，那茶叶的湿堆味儿已被它吸尽，有着淡淡淡芳香，茶汤却不改醇厚柔滑。不过，栀子的叶，果实和根，都有泻火除烦、清热利尿、凉血解毒之药用，品饮只宜少量，不可贪杯的。

但我这是懒人懒法子，有个女友，静心功夫很大，曾将它与沉香白茶等相调和，可焚可饮，也是极好的。方法是新鲜的栀子花洗净阴干，然后与沉香块一起密封后隔水蒸数小时，待栀子的油分子吸附在沉香块后，弃栀子花不用，留沉香。另选半开的栀子花，和福鼎老白茶一起烘干，可打粉做成香丸，以电薰炉品香，也可以不打粉，热水冲饮。

去年秋，阴雨绵绵，她曾邀请我去玩，说雨天空气湿润，香柔而不燥，层次也丰满较于晴日，可以一边闻香，一边饮茶。然我有事耽搁，没去成，而她也搬家去了远方。这盏栀子花沉香白茶的小小遗憾便留存至今了……

两人抱在一起哭成了泪人儿，女儿抹了抹眼泪，用手捋了捋央宗的头发，认真地对她说：“答应我，一定要考回来，我们一起上高中，上大学！”

“老师是我最敬佩的人。”女儿不会忘记哭哭啼啼地上幼儿园时，小蝌蚪的年轻漂亮女神任彦老师，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呵护着她们，她们都把任老师当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不愿意跟父母讲的话，都愿意跟她说，任老师用丰富的知识、出色的才艺征服了班里的每一个孩子，连老师得体的穿着打扮也影响了班里的女孩子们。毕业典礼那天，女儿和小蜜迦、小沈杨在台上另一边唱着：“小蝌蚪，亲爱的母校，我们就要离开你了……”一边使劲盯着任老师看，唱着唱着就放声大哭起来，台下的任老师也早已是满脸泪水！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这位美丽的启蒙老师，每年都会相约去看望小蝌蚪幼儿园、看望任老师。

女儿小学阶段的班主任徐添乐老师是教英语的，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好老师，女儿一开始对英语不是很感兴趣，成绩也上不去，是添乐老师的个人魅力让女儿喜欢上了英语，我有幸参加了一次徐老师的公开课，感觉就是两个字：惊艳，徐老师发音特别纯正，她和外教 Sail 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又唱又跳，嗨翻了全场，她有些发福的身材居然可以跳出那么热辣的劲舞，汗水浸透了她的衣服，我忍不住也跟着她狂舞了起来！后来我也成为了她的粉丝，还担任了学校年级英语 Party 的特邀主持嘉宾。

教初中数学的刘老师也是学校的年级组长，是一位头发花白特级教师，这也是他退休前带的最后一届初中毕业生了，他教学水平很高但又特别严厉，学生们对他又怕又爱，背地里都叫他：老刘，有时下课时大家在一起吵吵闹闹的，不知谁喊了一声：老刘来了！现场就立马静悄悄的了。原来特别怕数学的女儿，经老刘的耐心点拨，数学成了她最强的学科，考试经常拿到满分。老刘其实特别疼爱孩子们，关心他们的冷热，关心他们在学校的伙食，课后他也愿意与孩子们的交流，给出他的学习建议，他逐渐成了孩子们的知心大哥。中考这两天太阳毒辣，家长和其他老师都远远地躲在树荫下，老刘独自一人站在操场的水泥地面上，顶着大太阳送孩子们一个一个走进考场，女儿说进考场时看到老刘的那一刻，她特别感动，也感到特别安心，底气十足。离考试结束前半个小时，老刘又独自站在太阳地里准备迎接孩子，看到她略显苍老的身影和被汗水湿透的衣衫，几个学生妈妈情不自禁地抹起了泪水。

感谢上苍送给我们这么可爱的女儿，在陪她长大的过程中，我深深地感到：女儿也是我的老师，她教给我们为人父母也是很多很多。

感谢女儿，有你真好！

## 山水酿清音

■(河北)董培升

清晨，一缕阳光透过稠密的竹缝从叶间射下，洁白的云朵在湛蓝的天空飘移。奇峻的峰峦与清澈的河流缠绵悱恻，优雅的山风与轻盈的飞鸟耳鬓厮磨。金色澄澈的阳光在青山间荡漾，几湾河溪绕城而过，环山翠黛，层峦叠嶂，林海连绵，绿浪起伏，湖光山色，白鹭飞翔……这里有六峰、烟霞诸山在此驻守，有钦江水源发于此地，山水相依相生，孕育了这里的灵气精髓，“灵山”果不虛言。

浩渺长空下，拔地直升的六峰山，古时就被人赞誉为人寰胜地，山并不高。远看诸峰嵯峨峻急，气势磅礴，仪态万千，极有黄山的风韵。山上古木参天，怪石磷岫，奇岩迭出，曲径通幽。踩着石阶的轻响，仿佛走进了旧时古境，亭台楼阁，古刹生辉，佛堂寺庙，一曲意境古幽的音乐于山间循环清唱着。拾级而上，巨大的古木遮天蔽日，一棵棵枝繁叶茂，裸露的树根纵横交错，层层叠叠，一路清凉爽净，瘦石谷幽古树，极似接尽自然的旋律。简单而雅韵，至美而无尘。

而烟霞山的美跟六峰山不同，红红火火的山峰直入云霄，鲜艳的色泽更夺人眼眸。山间有清澈河流在山谷密林间蜿蜒流出，有古松翠竹奇花异草，有山顶古寨绝壁栈道，还有自然形成的奇石溶洞。在这里散步，我们不仅完全没有城市中的那种压抑感，脚步也轻快许多，正如沐浴了一次难得的森林浴。真想放下一切俗务，与二三好友品茶饮酒，捧一卷词轻吟，如屈原问天，若太白望月，做个闲人吧。

烟霞山因火红如霞而得名，整个山脉是红色砂岩，形成于6000万年前，山形兼具雄、奇、秀、险、幽、奥、旷之特点，远眺悬崖峭壁，空远缥缈，望而生畏，惊心动魄。神似老人脸庞的老子峰，含着微笑迎人伫立，阳刚奇特的擎天一柱，如点燃的火炬；秀丽雄伟的花龙岭，四周翠林环抱，亦有妙水如流淌曲水般的银柳瀑布，柳树花阴处的洞天瀑布，潺潺如歌的梦蝶瀑布，无一不显自然生态之美；一早一晚走进烟霞山，丹霞地貌加之霞光映衬，更觉

## 两度同窗读，一生为知音

■(河北)陈杉

常说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，五世修得同窗读。谁能告诉我，几世才能修得两度同窗读呢？

凌小玉和张子豪就是两度同窗读的同学。第一次是1973年，作为同是中学数学教师的他们，同时来到了“南市教师进修学校”，进行为期一年的进修。凌小玉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，1968年分配某中学任数学教师。她身高1.63米，秀丽的脸庞，婀娜多姿的体态，配上两条黄而发亮的长辫子，十分抢眼。在学校上学时，常常引来不少男生们频频回头，抑或是伫立凝望。

张子豪是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，高考时的成绩相当优秀，只因家庭问题，政审时被刷了下来。分配到某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师。他1.80的个头，魁梧的身材，国字脸庞，戴一副黑色镜框的眼镜，更显得他温文尔雅，风度潇洒。他操一口标准的老北京话，说起话来，委婉且富有磁性，听着就心里舒服，他有着极好的人缘。学校委任他当班长。

很快一学期结束了，期末考试的成绩，凌小玉遥遥领先，引起了全班同学的关注。当然作为班长的张子豪，更是对凌小玉刮目相看，此刻，他的心里，有一种说不清，道不明的情感涌上心头。晚上在宿舍里，一位同学的一句话如同给了他当头一棒。“看着凌小玉还挺年轻的，听说她已是孩子妈妈了，真的一点都不像。”此时，依然是单身的张子豪，只有暗暗地遗憾——相见恨晚。

1977年10月21日，已是秋风瑟瑟的清秋了。突然，传来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，仿佛是悲秋中送来了暖暖的春的消息，特别是温暖着老三届学子们，趋于冷却的心，又恰似平地一声惊雷，惊醒了一大批战斗在各条战线，渴望学习的莘莘学子。他们喜出望外，相互奔走相告。凌小玉如愿以偿地报了名。

然而，张子豪却没有那么幸运，他多次找领导想报名参加高考，却遭到了领导的百般阻挠，急得他整天唉声叹气。他的母亲心疼儿子，只好拿出他父亲生前的各种荣誉证书、聘书。此时的他，方才知道，父亲曾是医学界有过重大贡献的高级知识分子。学校看到这些证书，这才勉强同意他报名。1977年的高考，只有百分之五不到的录取率，张子豪作为佼佼者，收到了省会重点师范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

张子豪去大学报到那天，天气格外晴朗，风和日丽，阳光明媚，他的心亦明媚了几分。刚进校门，猛抬头，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倏地映入他的眼帘：那优雅的姿态，那稳重的步伐……这女生怎么特像凌小玉呢？会那么巧吗？他不由得加快了步伐，追了上去。“凌小玉，真的是你

红光幽远，四野生辉，仙气飘逸。这里的山民每逢节日会擂响高度在一米至四米的“烟墩大鼓”，鼓声洪亮悦耳，声震中天，传递着古人驱赶猛兽、除魔降妖、英勇杀敌的讯息，闻之无不激情澎湃，更是闪烁着昔日烟霞山人的熠熠光辉，让人无不惊叹于古人精湛的技艺与巧妙的构思。

沿溪而行，过古道石桥，穿翠竹绿荫，听鸟鸣溪唱，望满山滴翠，一路如在仙境中行走，不疾也不徐，无喧嚣之乱，无尘事之烦。累了，就择旁边的草地坐着，耳旁山风掠过，听它汨汨淙淙的清音，眼前美景如画。来到了山顶，山石形态各异，有的像千军万马埋伏着，有的像动物猛兽蹲伏着，千姿百态，令人惊奇。远眺蒙蒙城乡景色，俯瞰山间田野、绿林山庄。有高大的杉木、挺拔的松木，齐整的桉树、青翠的竹子、葱郁的八角树。随处可见珍奇花卉，仿佛置身于一个大盆之中，怪柏奇松遍布其间，千姿百态，形态万千，传递着最朴素的乡野味道，哪怕有一点点倦意和愁绪，也会被风吹走。

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喜欢与山水亲近，登高望远。远方钦江如线，汇溪流而汇流灵东湖，这里湖水清澈，烟波浩渺，群鸟翻飞栖息，远近山色碧黛，环湖荔枝、芒果园一座连着座，湖光山色为桂东南独有。两岸水清如碧玉，山秀如诗画，有山皆奇，有水皆秀，鬼斧神工，妙境天成，每到春暖花开，一簇一簇的，宛若一幅仙山圣水的自然画卷。面对灵东湖的美景剪影，碧水青山、鹭鸶纷飞、一叶小舟悠悠荡入水天一色。灵东湖泛舟，是游灵山一景。我们登上了小船，系上了救生衣，船夫就开始摇橹。沿江而行，湖面凉风习习，濯足乎沧浪，脱迹于红尘。醉渔樵之闲逸，忘俗务之经纶。看两岸如花画风景，远处的岸上传来悠悠婉转的采茶歌，会唱在山林间如梵音袅袅，如轻雾缭绕耳畔，让人感觉身体仿若羽衣般的轻，欲飞欲舞，让尘世的牵绊游离得很远很远。

漫游于山水清音之中，聆听香、有醇、有滋味的采茶歌，相伴以“烟墩大鼓”的混响，更有声、有情、有趣味，祭祀祈福，让平淡朴素的乡间生活生发出平淡的模样，寄寓了千百年来灵山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与梦想。我也不禁感慨，人活一世，唯有守住平淡的流年，岁月才能历久而弥香。

呀？”凌小玉睁大了惊奇的双眸，问道：“张子豪，你也考到这个学校啦？”“是呀？你考的什么系？”“数学系，你呢？”“同一个系。”就这样，张子豪与凌小玉第二次成为了同窗的同学。

大学四年的时光很快过去了，张子豪留校当了数学老师，凌小玉分配到一所工程学院当老师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张子豪在学院分到一套单元房，搬家那天，意外地遇到了当年的同学凌小玉。原来，凌小玉的爱人与张子豪同在一个学院，而不同系，两家正好住对门。自然两家人相处得很融洽，两家的孩子常在一起玩耍。

岁月悠悠，时光荏苒。转眼，凌小玉和爱人相继退休了，两个孩子都有了稳定的工作。他们心想，结婚四十年，终于可以琴瑟和鸣，相扶相携，安度晚年了。然而，这样的幸福日子仅仅过了五年多，2011年，凌小玉的老伴患病撒手人寰。这对凌小玉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，天都塌下来了，她整天以泪洗面，茶不思饭，饭亦难以下咽，长夜不能寐。孤独、郁闷、哀伤，悲恸紧紧地围绕着她。此时，已然65岁的凌小玉，虽然时光老人慢慢地为她两鬓染白霜，偷偷地将她的容颜凋朱颜。可她依然风韵犹存，精神矍铄。然而，她老伴的离世，使她一下子老了许多。作为同学，张子豪夫妇常常前来安慰老同学。之后，有了智能手机，他俩相互添加了微信。

2015年，张子豪的老伴也患病离他而去，撇下了孤苦伶仃的他。此后，凌小玉和张子豪便成了同病相怜的同路人。他们相互关心、问候，相互抚平对方那颗受伤的心。

凌小玉不知从何时起，渐渐地喜欢上了古诗词，两年来，凌小玉已写了500余首诗词，每一首诗词，她都用微信发给张子豪，张子豪就是她的第一位读者。因为只有张子豪能理解她的内心世界，只有他能读懂她的诗词。

凌小玉感到，此时的她，仿佛已从苦海里，抵达了幸福的彼岸。而彼岸则是另一番景象，处处皆是艳阳天。

渐行渐远的是伤心的苦涩回忆，愈来愈深的则是两度同窗之情。



本版稿件在《大周末》网(<http://www.qxhx.org.cn>)和《潮头文学》公众号同时刊发



教师征文作品选 |

## 感谢女儿

■(上海)浦东

女儿参加中考的日子就要到了，我还在外地出差，她几次打电话给我说不必专程赶回来，但我实在不想错过这孩子成长的重要过程，在考试前一天赶回了上海。

一样地在家做好早点、打包好，一样地按照平时上学的时间6:30准点出发，女儿也是一样地在车上边吃早点，边和她妈妈聊着学校的事情。从家到学校，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了四年，今天我开车开得特别慢，这条40多分钟的线路，只会再走两天了，心里竟然涌出丝丝的不舍，尽管女儿的老师和同学们我几乎不认识，尽管我几乎就没怎么管过她的学习。来到学校考点门口，满满的、鲜红的一片扑面而来，生生地刺得我睁不开眼睛。老师、家长和孩子们都是穿着红色的T恤，好多考生的妈妈还特意穿上了大红的旗袍，她们说这寓意着：开门红。有个妈妈还一本正经地对我说：“你咋没穿红衣服？记得明天要统一穿绿色的衣服啊，一路绿灯！”我傻傻地笑了，无言以对。

考期安排的是周六和周日。候考的时候，女儿成长的点点滴滴便在我脑海里回放了起来。女儿比她的同龄人早上了一年学，现在还不到15周岁。初中四年，女儿长大了，个子也长到了1.7米，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孩子变成了一个充满朝气、很有主见的美少女了！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，而我却要我说：“孩子才是父母的老师。女儿善良、执着、包容、阳光，比起父母教给她的东西，我更多的是感受到了她教给我们的。”

“我一定可以的！”四年前，刚刚进入初中预备班，女儿就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，这是一所她执意要报考的初中，也是区里最好的初中之一，报到时，她小学班级年级第一、少先队大队长的光环立即褪去了，班级40人里面居然有30个当过少先队大队长，而且还是各校名列前茅的尖子生。首次摸底考试，女儿成绩在全班几乎垫底。她完全懵了，不知所措，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决定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默默地流泪，妻子看了很是心疼。我们没有给孩子任何的压力，从选学校开始就只是给予建议，尊重女儿的任何决定。这个时候，只是跟她说：今后的路还会很长，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多，我们努力了就好了！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军人秉性，女儿紧紧咬住嘴唇回答道：“没事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！”第一次，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她眼里透出的坚毅。

“玩什么手机？追什么剧？你还有考上名校的梦想吗？”这是我在她书房墙上的一张贴纸看到的，和所有的孩子们一样，女儿曾经也是抵御不了手机的诱惑，但是现在她变得非常自觉，上学从来不会带手机，手机仅仅是她偶尔查学习资料的工具。我问她：“真的可以不玩